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失 樂 園

(二)

密爾頓 著 傅東華 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失 樂 園
(二)

密爾頓 著 傅東華 譯

漢 譯 世 界 名 著

失樂園

卷三

提綱

帝在座中，望見撒但，方向新世，奮飛力趨。乃顧座右，語其獨子，預言撒但，行且得志，料彼人類，將有愆尤，已則秉公，不尸其咎；以彼造人，本任自由，且與能力，足以拒誘。唯念其罪，實彼誘引，非如撒但，作惡由心，故欲寬宥，賜予殊恩。神子聞語，乃大讚美，帝則復言，正義難昧：人有野心，僭擬天神，

須難免死，並及子孫，除非有人，代彼受刑。於是神子，願自捨身，帝見其誠，亦遂應允，當即宣明，與以肉身，將令天地，咸頌其名，使其榮譽，冠衆精靈。衆聞是言，靡不悅服，一時歌隊，琴聲大作，對彼父子，頌揚慶祝。唯時撒但，斂翼不前，止一荒境，宇宙外圍，後名其地，「虛榮邊境」，彼時虛空，不見踪影。由是撒但，乃至天門，更由天門，進至日輪，遇管理者，名烏烈兒，乃變形容，前去問訊，詭言此來，爲有願心，欲得瞻仰，新物新人。因得彼靈，竭誠指引，遂復前進，直至於奈勿提茲山頂。

猗歟，神聖光明，(一)天之首生！(二)

抑稱汝爲無疆光線，壽與無疆共永，(三)

得毋怪我瀆嚴尊？

原來上帝卽光明，(四)

他一自那無疆時起，

未嘗不住在那不可接近的光明境，(五)——

原來您這光輝素質，由無始萌生，非由創造成！

抑又願，稱您作精氣之流本質清，

溯淵源無人知信，(六)

您當那天日未出，卽已生存，

聽上帝一聲號令，(七)

便譬若寬袍一領，

普被着方與水國，黑暗深沉，

乍現自那曠渺無形的無限境！(八)

我如今，雖久在昏暗之中寄頓，(九)

却終自那冥湖逃遁，

奮翼更劬勤，重又前來訪您，

一路上，經過那全黑半昏之境，(一〇)

曾將那永夜洪荒歌詠，

與那奧岱斯的琴調却殊音；(一一)

原來我受天上繆司的指引，

先向那幽冥處冒險沉淪，

然後更高昇，不憚親艱困。

今乃得安然重訪您，

感着您那有生機的至上明燈；^(三)

您却對我這雙目，一見殊緣愜，

儘教空瞬，徒覓您那鋒芒光線，曙色竟難尋；

都爲我這睛球，已被恁厚的翳矇銷損，

或已被黑衣障梗喪其明。

我却因雅愛神聖的歌吟，動清興，

仍出沒，繆司們所常臨的清澗，幽林，日暉山頂；

尤其是您，郇，以及您脚跟的羣澗清澄，^(四)

洗濯您雙脚，緩流成調韻，

我每夜^(五)訪問惟勤：

也不忘那兩個，與我等聲名同運命，

便是那泰米利茲，米溫尼第茲，俱喪雙明，^(五)

以及那泰里細阿斯，斐內烏斯，古昔預言人：

(三)

又嘗慮結思凝，俾自然激起諸和韻，

有若那不眠之鳥，^(七)暗地謳吟，

身藏在密林，把暮夜之歌獨詠。

如是，一年四季轉如輪，

却不見白晝光明，

也不辨晨昏美景，

賞不得春日花萌，夏日薔薇綻，

以至那牛羣，羊羣，神聖的人顏都不省；

只有的，茫茫雲霧，無窮黑暗，包裹在周身，

斷絕了人類歡娛的行徑，

見不得那優美的智囊書本，

却對着茫茫無字的一頁造化功程，

於我萬緣都絕盡，

欲求智慧已斷一重門。

我唯其這般處境，

故而尤須您，天之光明，燭照我內在之心，

將我心的一切本能盡輝映；

在其中植置雙眸，把一切氛霾祛淨，

庶幾我把目光難接的，也能明見告來人。

唯時萬能天父在天庭，

高高坐在諸天頂，

下瞰自純粹清虛境，

把自己的工程，及彼工程的工程一覽無餘：臍

他上首，有上天諸聖，侍立密如星，

俱得見天顏，受美福非言能罄；（乙）

居其右，則有他獨子，

便是自己光榮的小影。（乙）

他向凡塵，先瞥見，吾人的元始雙親，

當日人間實惟此二人，

都在那快樂的園中寄頓，

享受着戀愛，歡娛，非凡福幸，

那歡娛無人阻梗，那戀愛無與儔倫，

居在那幸福的清幽境。

嗣乃俯察幽冥，以及那居間的深窅；(二)

彼時撒但，正沿冥夜這方的天墉而進；(三)

身掛在鴻濛氣裏，半暗微明，

翼倦脚思停，方圖降落在這世界裸然的外境，

因它似實地堅凝，沒片蒼穹繞互，

却不辨是洋是氣，包圍在外層。

唯時上帝見他遙自高天頂，

爲的那其間，無論是過去，現在，未來，他一目都

能盡，乃憑他先見之明，向他獨子這般將話進——

『我獨生之子，你見否我輩的「冤仇」激

憤乃至此？

休道是地獄的障闌，劃定的界址，

一重重鎖鏈加身，阻隔深淵漫無涯，

也不得將他控制；

他似是報仇之念如焚復如熾，

終必至反禍及身而止。

看如今，他掙脫了各般拘禁，

飛翔幾已及天庭，

已在那「光明」的邊境，

欲徑向那初成的世界行，

去尋覓那其間放置的生人，

意欲一試他的本領，

或則恃暴力，竟毀滅他們的性命，

或則不祥更甚，(三)逞奸謀誘使沉淪。

我料這沉淪難可免，

爲人間，易受他那阿諛的妖言騙，

易干犯我這獨一難違的命令言，

致使他那唯一服從的保證破壞難全：(三)

果如此，他和他的不忠子嗣，都將墮落入深淵。

至若問，這其間過失應誰居？

寧不是咎由自取？

都只怪人間，不合忘恩負主，

不知我於他凡所需求無不與；

我當日造他時，一秉正直公平理處，

雖然墮落總由他，却使他本可立身穩固。

原來我創造一切精靈天使，其道也無殊，

無論他成立者，失敗者，初無有二途；

其中成立者成立，墮落者墮落，都可自由自主。

因若還不使自由，但教不得已而循規蹈矩，

(四)

不令本心流露，

彼又安從示彼真愛忠誠篤信的實據？

原來「理性」與「志意」(就中「理性」

兼涵「抉擇」義，)

二者盡空虛無裨，

倘使這二者攘奪「自由」之地，

致使悉成被動勢，

不受我調遣，却去徇從「不得已」，

則我縱受彼服從無貳意，

彼亦何從讚賞，我亦何從喜？

然則彼等之創造，本無虧乎正義，

自不得歸咎造物者，也不得歸咎那造法於他

不利，更不得自怨運途乖戾，

一若有「定命」支配他們的志意，

以爲受甚麼絕對的命令，高遠的豫知，支配在

冥冥地。(三)

實則這背叛，決定全由己，與我無干係。

且即使我豫知，這豫知也無如他罪戾，

因即不豫知，這罪戾也依然確定難移。

所以他們的獲戾，並無運命絲毫的動機。

也無運命絲毫的影跡，

更無關我有先見之明，豫定之計，

他們所審斷，所抉擇，作孽全由己；

爲的我造他時，本使自由不制，

且必能繼續自由，直待自束縛自爲奴隸；(三)

不然時，我便須改變他們的稟性，(三)

便須收回我當日那永遠難移的命令，(三)

這命令，本將彼等的自由註定，

彼等却自行註定去沉淪。

這其間，前一等，(三) 沉淪出本心，

自誘惑自甘墮溺；

至於「人」，則受前者所誘引；

以故人間得遇恩，前者則不容赦告。(三〇)

我欲兼施「正義」和「憐憫」

俾天上人間，俱有我光榮煥炳；

尤欲令「慈悲」終古光輝長不泯。

如是帝言，爾時馥郁仙香流滿天，

復有種不能磨滅的喜意新鮮，

而那多福的被選諸靈(三一)瀾漫遍。

其間神子光榮無比豔；

原來他父的實體，悉在他身上表見；(三二)

他那容顏，有神聖的慈悲顯現，

復顯出恩情無量，愛惠無邊；

乃發爲詞語，(三三)如斯白父言：——

『啊，父！適聽聖言終句，

說人間應得慈恩施予，誠哉是恩諭！

果如斯，天上人間將俱必頌揚吾父，

行且有贊曲聖歌難計數，

餘音繞父座，祝父無疆福。

原來人類乃吾父的幼兒，吾父的造物，

吾父適來猶愛顧；

雖則怪他自己太癡愚，

又豈能任彼詭謀蒙蠱，

竟使沉淪終古？

願吾父莫存此意，願吾父此意全祛；

爲的父，您是個萬疇的審判主，

吾父的審判，一循公義無乖錯！(三)

且吾曹之敵，也豈能令遂所圖，

致使吾父的功程敗在中途路？

豈可任彼逞奸謀，償所欲，

反教吾父一團善意盡成虛？

到那時，他雖則罪孽加深，却已成就他復仇之

舉，

豈能眼看彼傲然歸去，

并將他所竄敗的全人類，盡皆率領返冥都？

父當初創造人間，原爲的自家榮譽，

如今爲彼故，豈欲將這功程悉剷除？

果如斯，則吾父仁慈偉大處，

必將遭議且蒙污，無辭可辯護。」

於是，那大造物主答言如此：——

『善哉吾子，我心內的歡愉全在爾，(三)

爾是我胸懷的產兒，(三)

爾是我語言，智慧，效能的獨子，(三)

爾所言實獲我心，悉與我預定之謀無二致。

原來那人類，將不致淪亡都盡，

願受拯時得救拯；

却非是因「他」有願心，

乃憑我自由施與之恩。(三)

我願將那失墜的權能恢復，(三)

雖則那權能已經籍沒，

已被役於非分貪圖的罪惡：

只若他得我匡扶，

必仍能對那致命的冤仇抗拒。

若還他得我扶助，

當自知墮落狀態中如何不貞固，

也當知全仗我拯彼沉淪苦，微我永難超度。

那其間有的我欲賜殊恩，

因他被挑選卓異羣倫，

這我心中計已定：

自餘的，則將聽我的感召，

倘有罪，我則時時加警告，

使他趁那施恩時正好，^(四)

及時慰解神明的怒惱；

爲的我將清彼昏冥的感覺，足使能明了。

我將柔彼鐵石的心腸，^(四)使彼知悔恨，服從，

祈禱。

原來我對這悔恨，祈求與服從，

縱但萌嘗試忱衷，

我目當不昧，我耳當不聾。

我又欲，將我這審斷者的「良心」納彼心，^(四)

俾供他取作南針；

他若還能聽信，便能一着着穩步進光明，^(四)

終得達那永久的安全境。

但我這久長的容忍，施惠的期程，^(四)

若有人蔑視不經心，便始終不容與分；

却使他頑者愈益頑，瞋者愈益瞋，(四)

顛躓沉淪必愈深；

舍此等，我一律垂憐不拒擯。——

只如斯，此事猶未了。

因人間不順不忠，已破壞他的節操，

且獲罪天上至高權，欲把神明效，(五)

致一切喪亡不保，

思贖罪，更無長物能尋找；

但他有罪究難辭，須用神聖的滅亡來處治，

故他與代代子孫都必死——

他若不死正義死，決無兩全之勢，

只除却有他人，資格稱，發願心，代彼把身殉，

俾無虧正義的嚴謹。(六)

天上的權能，且言如此仁人何處尋？

爾等之中，有誰肯去作凡人，

去替凡人贖罪刑，

以義者赴將不義拯？(七)

不識天庭上可有這般至貴的慈仁？

如是帝諮詢，只是那天上歌班肅立盡無聲，

天庭上充滿了寂靜。(八)

終沒個願賜人間庇護恩，

或肯出頭作保證——

更無論，爲人贖罪，敢把這籍身之禍惹在自家

身。

故倘非那神子胸懷着神聖慈悲豐盛，^(五)出

任調停，

我人類，當必至今未得贖，竟沉淪，

受嚴刑判定，免不得死滅在幽冥：

那時他這般繼續將言進——

『父親，聖言既出無回命，^(五)料彼人間定

荷恩；

然則這「恩情」何不卽令覓方術，尋途徑，

俾於父插翼的使臣爲最迅，

去訪問我父的一切生靈，

使彼萬倫俱得幸，

無阻梗，也不待哀求祈請？^(五)

因若得這般臨幸，則人間良可慶！

否則一經他罪死^(五)沉淪，

便永遠難受這恩情幫襯；

那時他自己贖罪已清，

這適宜的貢獻，應施而未竟，

便於他無功可盡。

然則父且看兒身！

兒願將身替世人，

願將兒命去替人間命；

父便將兒當作「人」，

在兒身洩父怒憤。

兒爲彼，將別離我父胸懷地，

將把這僅次父一等的榮棄如敝屣；

兒爲彼，將終就死心無悔；

將任「死」在兒身洩盡它的怒氣。

兒將不致久屈伏，在它那黑暗的威權底。

父既將生命付兒永屬己，(五)

兒微我父無生理；

縱如今兒去投降「死」，

並將一切可死的盡在它的債簿記，

但若至這債已經清理，

父當不任兒作它魚肉，居在那寂寞墳塋裏，

當不容兒這潔白靈魂，與那其間的「腐敗」

永居同一地。(五)

爾時兒將勝利復興起，

去降服當初的勝利者，將他那誇耀的戰利品

依然歸己。(五)

於是「死」將身被死傷痕，

將沮喪頹唐失威勢，

被剝奪它那致命的利器；(五)

我則高高奏凱大空裏，(五)

將「地獄」帶作俘囚，也不由它不願意，

並示人以那黑暗的威權被繫。(六)

爾時，父見這般景象心應喜，

當必自天庭下瞰笑微微。

兒其時仗父提攜，
將一切敵人都斃，

最後把「死」也殲滅，將彼尸骸塞在墳塋裏。

(六)

夫然後，兒乃率領贖回之衆上天宮，

經久別，歸來與父重逢，

爾時我父當無愠怒容，

却只有和平穩固和好雍融；(三)

從此後，在父前，不虞逢怒心惶恐，

將惟有喜氣洋洋伴聖躬。』(六)

神子之言至此竟，

他那仁惠容顏，蓄語却無窮盡，

將一團不死的慈愛，照向人間可死人；
除却他那孝順之忱，

更無與這樣慈祥競輝映。(四)

原來他對他偉大父親的意旨全從順，

有若那樂於被獻的犧牲。

一時滿天上都懷驚異心，

深怪這舉動意義難明，究不識都爲甚；

只是那萬能神，卽又如斯將話應：——

『啊，你爲這忿怒下的人類覓和平，(五)

天地之間僅得尋，

啊，你是我唯一的歡欣！(六)

你明知，我對我一切的工作，盡如何愛寵情深，

那人類，雖最後造成，

我也一般眷愛，並無減等，

故你今爲他們，欲別我胸懷與右手而行，(七)

我只得割捨心熬忍，

俾和你暫時離別，去救那全族沉淪！

是故那唯你能贖之人，

你也須分得他們的本性；(八)

你自己須到人間去做人，

迨到時辰，你將由處女胎成了肉身，(九)

做一種驚奇的誕生；

去代亞當做一切人間的首領，

雖則你是亞當的子孫。

昔因他，一切人間都死盡，

今因你，得復生的將盡復生，(十)

有若出自人間第二根，

儼無你，人類無人得救拯。

他有罪，因使一切兒孫都做了罪人；

你因功，將解免他們的罪咎，(十一)

只消他們把自己義與不義的行爲都否認，

將自己移生在你身，並由你受得新生。(十二)

如是，一秉至公至正，

須得人代人將罪贖清，

並爲他替死而受審，

直迨至重興從死境，